

猎原

大漠三部曲
雪漠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国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 两度入围茅盾文学奖

猎 原

大漠三部曲
雪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原/雪漠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5

(大漠三部曲)

ISBN 978 - 7 - 5117 - 1620 - 0

I. ①猎…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9186 号

猎原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 洁

责任编辑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home.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45 千字

印 张 27. 25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 00 元 (全三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猎 原



深厚、大气、严酷、细腻，以生活的深刻性见长。

2004年获首届甘肃黄河文学奖

2005年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

2006年获第五届敦煌文艺奖

“大漠三部曲”终于结集出版了。

从《大漠祭》初版至今，已过去十二年了。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时尚文学过了一茬又一茬，许多畅销书的寿命也越来越短，《大漠祭》们却越来越热了。各大网上书店也常常断货，常有人托朋友找书。虽然有了多种版本，仍常常供不应求。虽没人热炒过它们，它们还是靠作品本身的力量赢得了时代和市场。当然，日后，还会有个有力的助缘，让更多的人发现它们。那时，它们的价值将会被重估。那时节，会有许多人惊叹：嘿，这可真是个宝藏啊。呵呵。

我是1988年开始动笔的，2000年《大漠祭》在上海初版，2003年《猎原》在北京初版，2008年《白虎关》在上海初版，我终于完成了“大漠三部曲”的写作。出版历时八年，写作时间则超过了二十年。从二十五岁开始写初稿，到四十六岁完成初版，历时真有些长了。写初稿时，我刚刚踏上文坛——只发表过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到《白虎关》出版时，我已成了“著名作家”，按《小说评论》原主编李星先生的说法，我完成了从一个小小学教师到著名作家的“神话”。

这一过程，我用了二十多年。下笔时，还风华正茂；收笔时，已须发斑白。

二十多年时间写三本书，委实有些长了。

不过，我说过，这二十多年，其实也是我人格修炼的二十多年。我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欲望多，烦恼盛，毛病不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成了别人眼中的“证悟者”、“成就者”——对这类词语，我其实并不随喜，因为我实无所证，亦无所得，更无所求，但有人需要，就那样叫叫也没啥，就像我老将自己说成是一头见到光明的驴子一样。

某次，一有名寺院的住持僧问我：雪漠，你闭关二十年修光明大手印，太浪费时间了，我只诵《大悲咒》，一个月就有感觉，你得到了啥？我说：我啥也没有得到，只得到了一颗啥都不想得到却啥都不缺的心。

所以，那“成就者”、“证悟者”之类的说法，是别人认为的雪漠。我自己，其实就是个平常人、有颗真正的平常心而已。我最想做的，就是当好一个作家，静静地写自己想写的书。我理解的幸福，就是静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来打搅，能静静地禅修，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在生命消失之前，做完自己该做的事，仅此而已。幸好，到目前为止，那被强制拆迁之类的破事还没有骚扰到我。虽然树欲静而风不止，老有些不愿遭遇的事，但总算还在可控的范围内，生命就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色彩。

我的所有修行，仅仅是为了让心属于我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那份从容和宁静。所以，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佛教的书，你觉得有意思了，就读读，没意思了，就扔了。那只是过来人的一点儿心得，权当分享而已。倒是对我的小说，我一向聊以自慰，因为我创造了一个世界，正因为有了它们，我才有了一种独行天地间的人间之乐。自从我成了想成为的自己后，许多别人眼中的享受，就不再是享受了，只有写作和读书，还能让我享受到一种平常人的喜悦。它成了我享受生命的重要方式。

说真的，我从来没想拯救世界，我只想拯救自己。无论我的创作，还是修行，都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文学让我有了另一个世界，大手印则让我实现了对那个世界的升华和超越，很难说哪个更重要。只是到了后来，因为发现这类文化太珍贵了，而它已成了风中的残烛，我不想叫岁月的飓风吹熄它，才花费了生命和稿费去研究，去传播，去抢救。一人之力不够，才有了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才有了人们眼中的那些利众之行。我当然没想到，大手印文化反倒回报了我的文学。我的小说后来的热销，除了它真的很好，那些老读者仍在口碑式地传播外，还因为很多人认可了我承载的文化，有些人真的离苦得乐了，就想再读读我的小说，这才发现了我那独有的文学世界，进而又开始了口碑式的传播。在这一点上，也应了老祖宗说的“善有善报”。

其实，文学和文化是雪漠的两个翅膀，是一幅织锦的两个侧面，是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不要将它们分开。要知道，自从我超越了二元对立后，创作和修行达成一味了，创作是我的修行，修行也是我的创作。熟悉我写作习惯的朋友知道，我的写，才是一种真正的修。写这“大漠三部曲”的过程，也

是我从张牙舞爪，到回归平常心的过程。虽然费时太长，我因此失去了别人眼中的那种精彩人生，连我爹都说我一辈子没“耍人”（凉州人对“精彩人生”的一种怪味描述）。我也有过《西夏的苍狼》中的黑歌手的那种无奈，但一向无怨无悔。要是上帝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活。

这不，此前我这样活，今后我还会这样活。过去我闭关二十多年，后来出来了几年，发现我独处时，非常充实，一到人群中时，却十分孤独，总不想充当别人期望的那种角色，只好再进关房了。像我的新书《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的封面那样，虽刚到五十岁，却常常把“死”字顶到头上，当成一把悬着的剑，老想它随时会落下来。因为，凉州人老说：“人上五十，夜夜防死”，就想在死神追到自己之前，写完该写的书，做完该做的事，不要留下啥遗憾。于是，除了吃午饭时见见家人，其他时间，我都在享受着明白后的雪漠。这一来，真成诗中写的那样了：“挥挥手，还是到山上去吧。山高，高到太阳里了，太阳里有个亥母洞，洞是我命中的乐曲……念珠握在手里，木鱼在心头敲响，黑夜是今生的袈裟，高屋是前世的岩窟。”于是，我又成了《西夏咒》中的那个苦修的琼，除了送饭者，我又一次将红尘拒在了门外。

书倒仍在流行着，它成了我跟世界的主要联系方式。从《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个系列的新作问世，如《参透生死》，如《文学朝圣》，如《智慧盛宴》，如《当代妙用》，等等。这次，“大漠三部曲”也换了面孔，初版以来，这是第三次换“婆家”了。

从2000年至今，这三本书，有多种版本，多不统一，原因很多。比如，读者出版集团版的《大漠祭》就将《白虎关》中的一部分选入了，因为《大漠祭》要入选“农家书屋”，有人想叫农民们多了解一下莹儿的命运，我同意了。本想以附录的形式，将《莹儿的轮回》选入，但正式出版时，却变成了最后一章。这样，版本就显得乱了。有位教授就问我：莹儿咋死了两次？

还有很多内容，是被删节了的。如《猎原》中的《母狼灰儿》那一章，非常精彩，也非常感人，原稿中有，但出版时叫编辑删了，删得当然有道理，但我总有些可惜，因为那是我很喜欢的章节。这次，又恢复了。

《大漠祭》更是这样，有许多内容，在当时出版时，编辑有些顾虑，或是为了评奖，就忍痛割爱了不少。很多内容非常精彩，对农民的命运和心态有十分传神的描写，这次也恢复了。此外，还保留了村野和民间文化的内容。在初版中，许多民间文化是被删了的，如二舅帮老顺家祭神的详细经过，如牌位的内

容，如齐神婆给憨头燎病禳解的详细经过，如憨头的丧仪经过和老道念的《指路经》，等等。我想，多年之后，再找这类东西，也只能在我的作品中找了，就留下了。我想，就让我的作品有点毛病吧，保留一个真实的雪漠。

《白虎关》亦然。在原稿中，莹儿的死活一直很模糊，我没有确定她的归宿。因为这是个悖论，死不忍心，活不可能——除非她不再是莹儿。但《收获》某编辑约稿时，希望我写死她，就那样写了。后来，此情节一直不为人随喜，在复旦大学开研讨会时，雷达老师等专家都认为她不该死，这次，我就恢复了原稿的一些文字。还有那“引子”，是为了推销的需要，是机心的产物，虽然也精彩，但因为损伤了整部作品，这次也删了。

这样一来，本次出版的版本，也算是修订版吧。至此，距我动笔写《大漠祭》时，已过去了二十五年。虽然期间也写了称为“灵魂三部曲”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但学界认为最能代表雪漠的，还是“大漠三部曲”。

当然，我自己不这样认为。要是没有“灵魂三部曲”，雪漠也不全面。因为，“灵魂三部曲”也同样面临了上面我谈到的那些问题。下次有机会，我也会将它们重新修订一下。因为初版时，为了出版方便，它们也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了。像初版的《西夏咒》，跟我的原作，甚至有些黑白颠倒了，把张三做的事，安给了李四，我希望能还原原作面目。《西夏的苍狼》亦然，我甚至想重写它。重写要看因缘，修订则是定然会做的事了。

随着年岁的渐大，我越来越散淡了，越加喜欢离群索居，不想见人（送好书者例外），不想多事，不想浪费一丁点的生命，就索性常住在关房里了。那关房在岭南的森林旁，远离世俗喧嚣，触目皆是生机。我或禅修，或读书，或写作，看看星星，望望月亮，沐浴清风，聆听雨意，耳闻鸟鸣，眼观翠色，就显得逍遥了。

当然，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这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呢。

心静到了极致，一切就哗哗地远去了，除了疯长的头发和指甲外，我几乎感受不到时间了。只觉得，世界，生命，万物，都往那看不见的远方逃了去。真没个啥执著的了。吃穿够了，除了“享受雪漠”外，再也没个啥值得追求的了。就将过去的书再修订一下，权当留一个存世的版本吧。

2013年1月6日于樟木头雪漠禅坛

有这样的小说：翻开书页，便有一股气息扑面而来。这一次，浓浓酴酴熏醉了我的，是这样的气息：浩瀚而苍凉，剽悍而腥膻，遥远而亲切，粗犷而缠绵，凉州的，西域的，大漠的，猎原的，只是在地球上这一片生存的环境中才有的。

有这样的小说：一路看去，便被那有血有肉有情有味的细节迷住了。这一次，一道道独特、新奇的人性况味、物态风情，使我大开眼界、怦然心动：狼与羊，鹰与兔，鸟与虫，狐与鼠，人与一切生物和无生物，却只有一口井，维系着生命。

有这样的小说：在阅读中，便沉进去，为其人物的性格命运赞叹歌哭。这一次，一阵阵激起我情感波澜的，竟是相隔万里、完全陌生的“乡亲们”。我爱他们，那些猎人，牧人，还有“女人”。我恨那些“偷猎者”，但又恨得有些“惋惜”。

有这样的小说：读过之后，沉吟良久，鲜活的形象之中蕴涵着悠远的思索。这一次，我的思索被引导得步步深沉，由生态而环保而争斗，由历史而当代而未来，以至于“忧天”，臆想到人类的消亡、地球的毁灭。感受大无常，生发大悲悯。

以《大漠祭》获多项奖的雪漠之新作《猎原》，就是这一次我所读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抒写中华西域里人类与地球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

雪漠在代后记《我的文学之‘悟’》中说，十多年前，甘肃武威发现一个西夏洞窟，内有西夏王国的珍宝和文书。那些文书，是当时寻常百姓的生活记录，可惜后来被烧毁了，使得我们无法详细地知道那时的老百姓如何活

着。从而，他对文学的价值与作用、作家的人格与职责，有所感悟。他要忠实记录他已体验过的生活，发掘其中“诗意”，以便告诉人们：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为此，他含辛茹苦，每日禅修，勤奋练笔，跑遍凉州，经受五年“梦魇”，心血凝成《猎原》。

《猎原》上的生活，围绕着大漠中一口井铺展开。这一口珍贵的“猪肚井”，是这一带沟南沟北两大阵营牧人和羊群活命的源泉。水充足，人和睦；水干枯，相屠戮。如今“水线已到百米以下”，这便成为贯穿全书你死我活的一脉伏线。但笔墨的重点，在写“环保”与“偷猎”之争。有羊便有狼群，有狼便有猎人。而狼若绝迹，鼠便成灾。鼠灭草原，沙压良田，祸根在人，人破坏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于是，狼、狐、鹰、鹿等等，成为国家保护动物；违禁偷猎者，就是罪犯。

情节主线，便沿着缉捕偷猎罪犯的事件进展。作品的主人公，老猎人孟八爷，年轻牧人猛子，井主人豁子的女人，便都是在抓偷猎者鹁子的活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公安老栋等人，雨夜蹲守，化装侦察，跟踪围堵，写得险象环生，颇能引人读兴。但这一事件，却时隐时现，并不是作家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像饱含汁液、鲜活丰美的果实那样附着于枝干的，则是放牧、饮牲、斗骚、偷情、打狼、“卖姓”、灭鼠、网鹰、剥羊、淘井等一系列喷薄西域大漠气息的日常生活情景。

正是这样，雪漠没有着意编织一个首尾周全的完整故事，他把神思文采全部倾注于原汁原味生活情景的精雕细刻中。这固然来源于他的“悟”：“文学不能单纯地靠故事取悦读者”；但更重要的，他确实有生活，有人生的历练，因而也就有了创造文学珍品的资本与资格。而读者，也并非靠故事就都能“取悦”的。有些人心目中的“可读性”，不在被故事牵着走，而在能进入并痴迷情景中，去感受去品味去思索。他们要看的是生活，是要去重温那熟悉的或者去结识那陌生的生活。

对这一类读者的艺术需求，作家仅凭想象和技巧是难以满足的。若不是跟那些淳朴刚强、爱憎鲜明的西域汉子、性情女人曾“同呼吸”，若不是跟他们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曾“共命运”，若不是对那里的天象地貌、水土味道、传统规矩、谋生技巧静观默察，若不是对那里的人事景物、民情风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烂熟于心，不可能写得出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不是故事的编织，不是手法的运作，而是用生命与灵性、

用赤诚奉献之心写成的。

这样的小说，难能可贵的素质与特色在于：既富传奇性，又有文献性，既像地方志，又似风俗志。但是，当然，它厚重的价值与深远的意义，不仅在认识，更重在启示；不仅在记录，更重在感悟。看到那些新奇而凝重的生活情景，人们由不得会向“生态”投入更多关注，会把“环保”推上更高位置，会对人类和地球的前途产生更大忧虑。读者从这一口猪肚井的变迁应能知道：人与自然和谐，乃是人与人相和谐的基础。破坏生态的“人定胜天”，实际上是自杀并断子绝孙。

然而，《猎原》内涵何止于此，它的呼唤悠远深沉。所以，缉捕偷猎者，涉及外国人，而猛子的父亲老顺不肯把猎隼出售给外国人，并非源于“环保”意识，而是出于不让“疤鸡”利用中华之鹰贩运毒品的爱国情怀和做人良心。写偷猎者的身世与处境，也不简单，别有隐衷。那位老猎手张五，执迷不悟却情有可原，最后逝于贫病。那个凶残的鹞子，罪不容诛却事出有因，是当权者欺压百姓，才把他逼上梁山的。“乡干部乱收费，他交不起，叫拆了房子，才干这营生的……”

写自然，不能不写社会。《猎原》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间那些触目惊心、荡气回肠的生活情景，既有历史的投影，又是近些年来社会现实的缩影。遥想盛唐，“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那时的猪肚井，专为朝廷养马，建有七十二营。直至“大跃进”，饿死一茬人，求生进大漠，还能得活命。而今，“沙压七十二唐营，别说住人，养鹰雀都立不住脚了”。就连那凉州有名的牧场，县里叫卖，供人淘金，一片林海，乱砍滥伐，“才几年，山秃了，草没了……”

作品没有正面直接揭示“凉州”以外的社会弊端及其根源，但它如实展示此时此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自会涉及当今普遍的心理和公众关注的课题。如果没有贪官跋扈，或许不致盗贼横行。如果不是上头杀鸡取卵，或许下面老规矩能维持。无奈现状就是如此，只有少数人已“金盆洗手”，大多数则“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日喝凉水”。而事实上，明日哪里还有凉水？“只因那沙，东流西漫，填天填地，不定哪一天，井也没了，山也没了，连世界都能淹了，何况一个希望”。

没有等到那一天，猪肚井就毁灭了，并非由于流沙肆虐，而是因人自相残杀。沟南沟北的，同饮一井水，但当井主人为井的延续而死去，两大阵营

便争斗起来。为夺这口井，人们红了眼，乱了性，发了疯，丧尽了天良。做不到你死我活，便来个两败俱伤，“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填了这驴日的井，省得扯心”。作品最后，结束于井的死亡：“该死的，就叫它死吧，哪怕是希望。死了的希望，就不再是希望，仅仅是一片废墟，一点记忆，一抹伤感的印痕，一晕无奈的痛楚……”

小小一口井，深深映现人性之恶。本性恶的人们，“毒蜘蛛一样你咬我啃混日子”，“这号人这号心，不受穷才是怪事”。“天造孽，犹可说，人造孽，不可活”。这就不是一口井，而是关乎整个人类生死存亡天大的事了。小说之大，就在这里：写一代人怎样活着，为活着的和下一代的，能够活下去，活得更好些。因此，这部《猎原》，值得生活在那口井以外的人们看一看。与其被那些胡编滥造、胡说八道的电视剧弄得眼花缭乱、心烦意乱，不如来看一看这实实在在的人性与人生。

当前长篇小说为数甚多，不知有几部能留存下来？流传易，留存难。若跟那些仅以故事取悦读者的畅销书相比，《猎原》或许没有那么多的读者。但我相信，终究会有相当读者，读过之后能够萌生与我近似的感受。我还认为，只要人类尚未进入大同世界，其形象所昭示的意义便会长存。我甚至发奇想：为免西夏文书命运，应该借助先进科技，把这部书发射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亿万光年之后，那个星球上的生命研究宇宙，《猎原》就会成为一份参照：“噢，地球是这样毁灭的。”

（原载《文学报》，作者为《人民文学》原主编）

《猎原》是雪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我的想象中，雪漠是一个孤坐在他凉州的家中，铆足了劲要把稿纸写透的作家，他最愿意做的是把他生活的世界端到纸面上来，既要写出他们的贫困，还要写出他们的血性与善良，更要让这个苍凉的世界闪烁出诗意的光泽。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在诗意面前，贫富并没有高下之分。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心态的支持，我们在《猎原》里读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变迁（这些都是当下长篇小说最容易展现的内容），《猎原》展示的是一个群体人的生活场景，注重的是场景之下的冲突与交融。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改编成连环画的故事，更像是一面墙壁上展开的油画，有场景、有人物、有表情，也有故事的痕迹，但效果却不在故事的起伏线索中，而在整体的、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实现。说到底，雪漠不是想去塑造一个生命个体，而是要通过群体的雕塑实现对一个世界的诉说。他本人执意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

《猎原》的确如作者所言，力图“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里边写到的人物大约在五十个以上，在这个群像图中，也有突前的人物，猛子、豁子女人、孟八爷等等，就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游动，人物出场有如路灯下的幻影，时隐时现，一拨接着一拨。在这些人物的穿行中，我们又总是看到在荒原上出没，在荒屋前游荡的动物，《猎原》里写到的动物大概也在二十种以上。作家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人和牲畜相伴却又相携，人与狼，狼与羊、与狗的争斗反复出现在小说当中。人物的名字会是动物的名称，如“鹁子”、“驼子”、“黑羔子”，

连村名都叫“猪肚井”，人物表达亢奋、愤怒、忧伤时，常常会用动物或牲畜做比附。闹狼灾是猪肚井里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人性与狼性的对比，成了小说叙述时隐约可见的视角。猛子是作者特别塑造的人物，但我并不把他看作是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他的命运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更大起大落，我更愿把这个人物看成是在小说里出场次数多，作者着墨重的人物。猛子与“豁子女人”之间，并没有出现由关系暧昧发展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是在懵懂、慌乱与冲动中得以互相发泄，原始意味和野性被强化，粗鄙语言和简洁描写为这种粗鄙衬托出情节逻辑上的合理性。这正是《猎原》奇异的地方，小说里的人为了生存苦苦挣扎，人物的行为却跟生产无关；这是一部并不描写爱情的小说，但其中的男女却骚言疯语，且不乏性乱行为。

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理解雪漠写作时的用心与苦衷，他想写得质朴，从人物到语言；他想保留本色，从行为到对话；他同时也想突出诗意，让日常生活显现出诗性，所以又会看到那么多怪异的言辞和行为。为了把这样一个画面整体呈现出来，雪漠的写法和一般的长篇小说手法有着明显区分。他的人物不管是主要的还是过场的，都是在没有交待的情况下走到故事中来，小说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很典型：“那狼，悠了身子，款款而来。开始，猛子以为是狼狗呢；也知道，过路子狗，不咬人。”整部小说都有这样的特点，简短的句子里，人和动物一起在没有背景的情形下出场。人物操着粗鄙的言辞，带着西部特有的腔调和虚词，诸多比喻的说法既有特定地域的质朴，又有一种为了传达诗意制造的夸张。这是小说的风格，也是雪漠标志性的写作方法。就他个人而言，他的写作目的得到了实现，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雪漠的写作责任是，既要描写出“他们这样活着”的历史，又要传达自己发现的“诗意”。在这两者之间寻找结合点，肯定是一种理想的、值得追求的写作方法。不过，我也能体验到其中的难点，雪漠想写质朴的生活，但他的笔力却用劲很猛，他想超越一般的故事性，就必须要在不变的场景中更替故事中的人物。让人物粗鄙的语言和张狂的行为赋予某种诗性，作者要把握的分寸，要寻找的切入点，实在太多太难。由于雪漠在用心上的诚挚和投入，他的追求大半得到了实现，不过，对一个还将在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写作者来说，他还需要在探索中寻找一种更加从容、淡定的叙事方法，艺术上的精深追求假以时日，必定会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原载《文艺报》，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著名评论家）

雪漠在2001年推出长篇小说《大漠祭》之后，近来又以长篇新作《猎原》把人们带到了辽远苍凉又浑朴平实的西部世界。依然是飞沙走石，依然是大漠孤烟；依然是古道热肠，依然是痴女硬汉。有所不同的，是生活场景由大沙河移到了猪肚井，主要人物由农人变成了猎户。还显然有所不同的，是在作品那浑朴淳厚的事相中，似乎裹藏了含而不露的意向，那就是在为西部造影中反思西部，在为人生摹相中审视人生。

同《大漠祭》一样，雪漠的《猎原》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的故事，它那恬淡而稀松的故事，差不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大要，那就是颇有经验的老猎人孟八爷与颇为能干的青年猎手猛子，受乡公安部门的指派进入大漠深处的猪肚井，与神出鬼没的偷猎者在茫茫大漠里的明争暗斗。然而，雪漠自有他讲故事之外的长项，那就是基于自己独到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塑造鲜活的人物，构筑朴茂的细节，运用生动的语言，营造丰厚的底蕴。依仗着这些丰沛而娴熟的拿手好戏，他竟然把一个没有多少故事的故事讲述得相当的醒人耳目和感人肺腑。

这里有德高望重的孟八爷与老谋深算的张五爷之间几十年里的恩恩怨怨，有猛子因喜欢豁子女人而对豁子的嫉妒和对豁子女人喜欢的鹁子的嫉恨的情情仇仇，有豁子为守护一个女人和一口水井而受苦受累乃至最终送命的蹊蹊跷跷，有“疤鸡”明买猎鹰暗里又利用卖鹰贩卖毒品的蝇营狗苟，有豁子女人坦诚对待豁子、率性应对男人的里外周旋，有监视偷猎的孟八爷、猛子与以鹁子为首的偷猎者之间的斗智斗勇，还有围绕着大漠中那唯一一口水井猎户们的相互械斗，维系着猪肚井唯一的女人男人们的相互较劲，一幅幅不事

修饰的原生状的生活画面中，灰暗中辉映着亮光，无望中闪现着希望，苦难与欢愉、艰窘与坦然、骚动与平和、无奈与坚忍，就这样一股脑地呈现给你，让你尝遍孕于其中的酸甜苦辣，而又说不清感觉，道不出体味。

细细梳理之后，也不难见出作者隐藏于作品深处的意向的些许头绪。从表象上看，作品似乎是由保护野生动物一方与偷猎野生动物一方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着力表现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主题。但随着故事的曲折演进，事情又在不经意中发生了变化：旨在监视偷猎和保护动物的孟八爷和猛子，进入了猪肚井后发现，为数不少又凶狠异常的狼，不只吃鼠吃羊，而且对人的生存本身也时时构成一种危害；有时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也会在与狼的周旋中迫不得已地去猎狼，从而以“自卫”的名义成为另一种偷猎者。而那些以偷猎为生的猎人，也并非无事生非，天生邪恶，他们走上这样一条危机四伏的不归路，也有着一定的身不由己的缘由。即如那个偷猎者的领头人鹞子，就是因为“乡干部乱收费，他交不起，叫拆了房子，才干这营生的”。这样，所有的人都在原有的出发点上，渐渐地更变了自己，这使得事情越发地复杂、混沌起来。让人混沌的还有那围绕一口水井的争斗，因为是大漠的唯一水源，为了自己的生存，只好不顾别人的生存，沟北与沟南的人为了占有这口井大打出手、相互械斗，都把对方当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但生存也是相互的，由生存问题引起的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不令人痛心。如果说过于贫穷的生活和过于困窘的环境，会日渐使人扭曲变异的话，那么，在贫穷的土地上困窘的环境里作威作福和盘剥百姓，就更会败坏风气、搅乱人心和扭曲人性，那几乎是所有的灾难与不幸的引子。梳理到这里，我们进而会发现，作品看起来是写羊的悲剧，狼的悲剧，井的悲剧，在背后是总写大漠的悲剧，在根本上则是写人的悲剧。而这人的悲剧，便是都从不同的愿望出发，而最后却走向了殊途同归的自戕。

在作品快结尾的地方，写到大漠的人们在又一次械斗后越来越发现，“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不是狼，而是水”时，孟八爷却说：“最大的威胁不是狼，不是水，而是那颗蒙昧的心。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孟八爷的自我感慨，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人性批判。只可惜，这样的明白人太少，又处在了那样一个整体浑浑噩噩的环境。结果，英武豪强的孟八爷，善良勇敢的猛子，憨厚勤劳的豁子和贤惠率性的豁子女人，就在这样一个不值得他们为之献身的氛围与环境里，默默无闻又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人

生，这是多么揪心的悲哀，多么撼人的悲壮！

在冷静平和的绘描中让读者热血沸腾，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让读者震撼不已，这是雪漠在《猎原》中成功运用的艺术手法，也是《猎原》在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为此，我欣赏《猎原》，敬重作者雪漠，感谢这个在西部一隅却在深入研思现实人生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当然卓有才气，更重要的是葆有良知，而这更为重要也更为难能。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